

# 華麗的饗宴

評2009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省思近十年台灣節慶與高雄城市文化發展

文／陳泓易（南華大學美學與視覺藝術研究所 助理教授、2009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評選委員、2007年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策展人）  
攝影／林宏龍

十年是一個藝術節的第一期難關

它值得我們沉澱冷靜思考

一個開放式的策展命題反映了策展單位的躊躇與焦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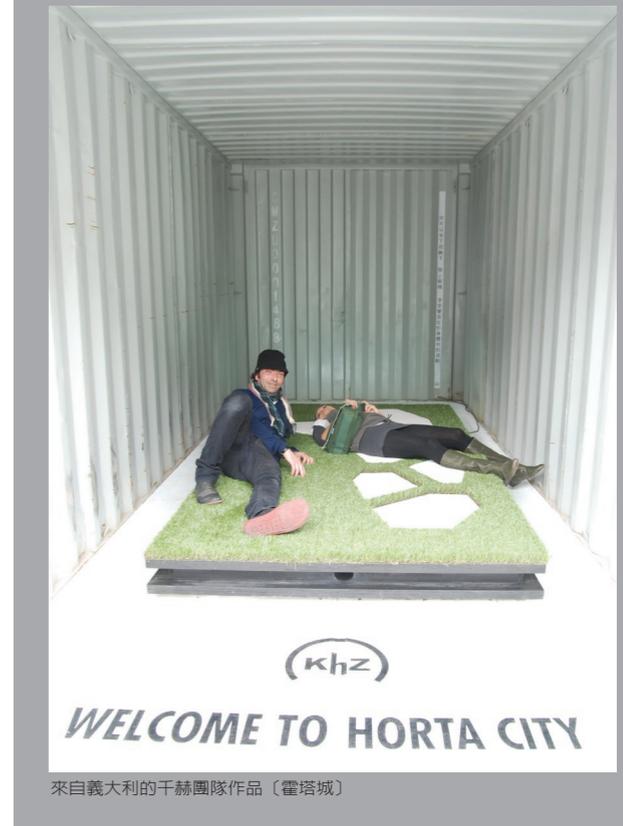
但也可以是重新定位這一個藝術節的大好機會



陳穎憲與戴非合作的〔主動與被動的空間〕

如果城市的發展及其在時間中的流轉可以如葡萄的收穫與釀酒般被辨識，那麼我們可以說今年的高雄是難得年份很好的一年。2009年的高雄幾乎是一場華麗的饗宴！許多持續累積多年的努力都集中在今年展現成果：從捷運工程完工與都市更新就位，從「世界運動會」到電視劇《痞子英雄》，甚至電影金馬獎中的《不能沒有你》都能造成全國性的話題而大放異彩！彷彿百花齊放來宣告高雄進入了新的後高鐵與捷運時代。高雄從一個傳統產業的勞工城市，一個女工與黑手聚集的加工出口區與傳統重工業拼湊匯聚的勞動城市，從一個藉由販賣勞力與其生態資源來賺取外匯的港口城市，轉變成南台灣區域消費服務中心；今天它同時也是區域產業的營運總部。高雄自我定位的即刻願景是成為一個友善城市與健康城市，2009年這整個華麗饗宴的壓軸，就是高雄市立美術館推出的年終重頭戲「2009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的展演活動。今年高雄從年初熱鬧到年終，目不暇給的活動一如不曾止歇的煙火！整個城市就像一個超級豪華的大型拍賣夜市，繽紛而且喧囂！貨櫃藝術節在駁二特區舉行，將駁二特區以及相鄰的漁人碼頭與星光碼頭裝點得燈火通明，人聲鼎沸，閃閃動人！

這是第五屆的貨櫃藝術節，今年的創作主題為「邁向理想城市的N種想法」，貨櫃藝術的創作是一種以貨櫃為平台的概念創意競賽，大部分的作品呈現都是以概念的陳述與裝置的視覺或者互動創意吸引人。今年的作品有特別多的新人與新想法，例如充滿烏托邦想像的〔城市幻象〕（陳宏欽、吳佩蓉，台灣）與李儒杰（台灣）的〔城市上升力〕就顯得清新可喜。另外一些藝術家利用貨櫃這麼一個狹隘而且工能（具）性的空間進行一種哲學式辨證的創作作品也非常精采，例如義大利藝術家Ricardo Murelli與Francesca Perugia的作品〔內省的往來〕（Introspective Trade），利用貨櫃的空間邏輯與商業元素的原始概念來思辨商業對人與人之間的影響；或者台法合作的作品〔主動與被動的空間〕（Cercle Spirituel），又或者台灣藝術家張淵程那一件充滿存在主義哲學的作品〔好久〕（Long Alone Longer Not Alone）一種空間的內外錯置，彷彿招喚著沙特式「存在



先於本質」般的自我關照，一種寂寞公路溫德斯式特別的孤寂與異化的況味。

今年的作品意外呈現一個非常吸引人的特色，那就是當主辦單位提出一個「邁向理想城市的N種方法」時，竟然有許多藝術家不約而同的以光作為材質來回應這個命題。在藝術的創作中，從繪畫到建築，光一直是一個最不能忽略的要素，然而當我們的對象是城市整體時，光的呈現就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還是一個生活方式與觀看（呈現）世界的命題。回顧高雄的發展，我們發現有一個轉捩點：之前的許多文化與藝術的努力儲備了資源，在這幾年來從「城市光廊」之後，高雄的文化與藝術能量一個個被點亮了：沿著捷運的中山路、博愛路、漢神巨蛋或者中正路，從愛河開始、中央公園、文化中心、高美館以及漁人碼頭、光榮碼頭、同盟路或者大立百貨，此起彼落目不暇給燦爛彷彿煙火，令人心動。這些以光為主題的作品也似乎反映了高雄這個繽紛的蛻變過程，這些作品包括了維克實業（台灣）的〔光之聖境〕（Levistopia），宋恆（台灣）的作品〔光光光〕，以及義大利藝術團隊「干赫」的作品〔霍塔城〕。當然方才提及的〔好久〕以及〔Cercle Spirituel〕也充滿光的精采！香港藝術家林子邦的作品〔愛與光明

的旅程)則是在作品的概念與呈現上都充滿光,或者說充滿著無數種愛的光輝。

此外,一個非常熱門的主題:「生態」,也被呈現了!陳卉穎與吳典耕的〔還原·城市呼吸〕,以及黃韋維與劉育良的〔逐水草而居〕具有明顯的生態訴求。

「初一創作團隊」的〔治癒世界〕則是一種心靈層次的城市創傷的内省,也都非常值得我們思考,進而觀照己身。「基礎創意團隊」的作品〔戰鬥花園〕則充滿反諷的巧思,將政治的厚重壓力純粹化成一個簡單彷彿透明的創意。此外〔還要多少顆氣球,貨櫃才能起飛?〕

以及陳妍伊的作品〔高雄蘋果〕則是令人驚喜的為創意而創意的作品,沒有什麼特別的訴求,沒有什麼沉重的意識形態,不賣弄高深莫測的後設論述,只是純粹的創意的驚喜!面對這兩個作品時令人感覺得輕鬆,作品更因而更為動人。

然而在作品上太多的概念,反而讓人擔憂是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只有(是)概念。西方在18世紀出現美學論述,台灣在1980年代起大學美術系從兩所發展至今超過30所,藝術的概念與詮釋似乎逐漸凌駕創作,從

美學論述出現之後藝術被理念所詮釋,因而也被認識論的企圖所「再現」(Representation)了。當代藝術企圖打破藝術與生活的界線,再現於是逐漸變成「呈現」(Presentation)。然而在再現的修辭語彙以及呈現的裝置觀念之下,藝術原初某些動人的部份卻消失了,那就是屬於身體感與時間性的特質,在美學的論述之前藝術體現在三種層次之上,那就是實踐的技術(Techné)、親身的勞作(Praxis)以及啓發的概念(Theoria),美學思辨的認識論化某種程度上讓藝術的比重往概念傾斜,嚴重影響了當代藝術的創作內涵。

九零年代高美館成立之時,激發了「新濱碼頭」作為一個重要的自主性替代空間,高雄的勞工人口背景與工廠匯集特質讓新濱碼頭喊出黑手精神的在地藝術特色。如果今天黑手精神被轉化成為概念而再現(Representer),事實上也等於是宣告黑手實質的消逝,以及勞動黑手的藝術可實踐運用價值被概念論述的語彙收編。黑手代表的是一種勞動的實作、一種親身(Embodied)的身體感的實踐,我們慶幸今年還有高雄貨櫃藝術節的常客,來自澳洲的克林·歐佛(Colin

Offord)的作品:〔人類地圖〕(The Human Map),藝術家一如以往,一刀一刀的親手刻劃出他精采繁複意義深長的作品。

為了回應主辦單位提出的「邁向理想城市的N種方法」時,我們看到太多的選擇性政治正確表述,政治正確本身無罪,然而當它變成一種規訓或者至少是一種媚俗(Kitsch)時,卻是作為藝術工作者最應當警惕的。

當2001年第一屆貨櫃藝術節開始舉辦的時候,台灣彷彿沉浸在某種藝術節的狂熱迷亂之中—從中央到地方,所有人都熱衷舉辦藝術節,台灣一度還自稱為是「節慶之島」(The island of Festival),也正如台灣短線淺盤的文化宿命一貫特質,台灣的文化經常一如每年來訪的颱風,躁進而且不斷轉向,總是摧毀總是再生,總是還復而來卻無法累積什麼下來!十年後的今天,全國的藝術節活動已經因為過度飽和繁多而遭致厭棄,貨櫃藝術節誕生在藝術節的高峰時期,五屆下來正好是我們應當回顧反省與思考前瞻的階段轉捩點。

藝術節起源於宗教與俗民(Folklore)的定期聚集活動,在歐洲二戰結束後有兩波的高峰期。首先是戰爭剛結束時的愛丁堡(1947)、坎城(1946)與亞維農(1947)等主題性的大型藝術節;之後則是八零年代之後大量小型的藝術節,它們從1980年代的夏季音樂節開始。根據統計,在歐洲每年超過1000個藝術節活動中,其平均週期壽命大約為九到十年。儘管投注了龐大的資源與心力,大部分藝術節卻在短暫喧囂之後歸於平靜,甚至停辦消失,無法突破與轉型困難經常是藝術節無以為繼的主要原因,台灣模仿藝術節的操作模式在約莫十年後的今天也遭逢了類似的結構性瓶頸。在藝術節之後的另一波風潮則是雙年展。雙年展在1990之後便成一種風潮,2000之後在亞洲遍地開花,自然也影響到臺灣,然而雙年展經常也是一種城市行銷模式,「就像全球化下的大型商場,裡面展示的都是全球一致的品牌,看不見在地的特殊風貌<sup>1</sup>。」



呈現「生態」議題的創作,陳卉穎及吳典耕的〔還原·城市呼吸〕。

從藝術節到雙年展,十幾年內台灣的公共藝術操作模式快速的變化與轉型,並且也快速的被厭倦與遺棄。雙年展在2006左右達到高峰,之後就像今天的政治一樣,或許是累了,或許是厭棄,也或許是更多的虛無。台灣一直存在一種文化極速耗損的惡性循環的焦躁,一如台灣的民主政治一般,以致許多為藝術曾經的努力的成果都難以累積,我們漫無止境的持續重新歸零,從頭做起。每個人都拼命勞動,卻似乎永遠在初始的原點與破產的瀕臨邊緣。

走出駁二特區貨櫃藝術節,不自覺的走到了鹽埕區的大新百貨公司與隔一條街的大舞台,旁邊彷彿熟悉卻幾乎認不出來的崑江商圈與華王飯店。三十年前吧!這裡曾經是高雄最熱鬧的街區,如今破敗得令人難堪!人去樓空,閃爍的燈火熄盡之後,感覺這些過去的高樓都變小了,或許真的繁華都是夢!然而也或許有必要靜下來想一想:我們今天的努力為高雄帶來了什麼?對民眾產生了什麼影響?如果一個高雄最重要的藝術節都無法具體讓人感受到高雄的文化特質,或者產生讓人足以辨識高雄與其他台灣乃至亞洲城市的差異,那它與任何其他城市的雙年展或者藝術節差異何在!

十年是一個藝術節的第一期難關,它值得我們沉澱冷靜思考,一個開放式的策展命題反映了策展單位的躊躇與焦慮,但也可以是重新定位這一個藝術節的大好機會。■

注釋:

<sup>1</sup> 呂佩怡,利物浦雙年展的政治經濟學,《典藏·今藝術》2006, Nov.



為創作而創意的作品,陳妍伊的〔高雄蘋果〕。